

中国古典
文学大众丛书

大汉威仪的颂歌



Dahan Weiyi
de Songge
Shuo Hanfu

说 汉 赋

傅璇琮 陈虎 主编
马庆洲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大汉威仪的颂歌

——说汉赋

傅璇琮 陈 虎 主编
马庆洲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汉威仪的颂歌：说汉赋/马庆洲著.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9

(中国古典文学大众丛书)

ISBN 978 - 7 - 5000 - 8433 - 4

I. ①大… II. ①马… III. ①汉赋—文学研究
IV. ①I 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2615 号

丛书编辑：赵 焱

责任编辑：赵 焱

封面设计：春天·书装工作室

责任印制：张新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 - 88390778)

[http: //www. ecph. com. cn](http://www.ecph.com.cn)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9 字数：117 千字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 ~ 5000 册

ISBN 978 - 7 - 5000 - 8433 - 4

定价：20.00 元

总序

陈虎

汉语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最悠久的一种语言文字，也是世界文明园地中表现力最丰富的一种交流工具。用这种最富表现力的工具作为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也就必然具有与世界其他文学样式所不同的思想、艺术特征。由于中国社会是带着强烈的人文、理性色彩进入阶级社会的，所以在此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各种文化因素都无一例外地带有其鲜明的本质特征。中国的古代文学也不例外，她作为世界上最悠久的文学样式之一，带着鲜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经历了 3000 多年的持续发展历程，以其辉煌的成就，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支散发着奇异馨香的奇葩，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中的艺术瑰宝。

产生于浓厚人文、理性色彩这一肥沃土壤中的中国古代文学，极为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强调文以载道的教化作用，所以在内容上偏重于政治和伦理道德主题。将文学视为政治的附庸和说教，一直被当做一种无可非议的价值倾向。所以，君臣的遇合、民生的苦乐、宦海的浮沉、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兴亡、人生的聚散、纲常的序乱、伦理的向背等，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旋律，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戏曲，大都如此。这一方面使得中国古代文学蕴涵着浓郁的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抑制了古代文人自我情欲的释放、自由个性的迸发以及自我意识的开掘，尤其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观念的束缚，使中国古代文学完全被笼罩在了理性主义的烟霭之中。从春秋战国时期如处子、名媛般的《诗经》、《楚辞》，汉魏六朝的丰碑巨制，唐诗、宋词的不朽咏唱，悲怆倾诉的元曲，一直到明清时期的人生画卷，无不表现了先哲、先贤们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激越情怀，以及对宇宙世界的无限期待，从中透露着千古风流人物的奋斗

历程，以生动而具象的形式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着中国传统文化其他部分的内容，使人们深切地领略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久远。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更是我们民族赖以凝聚、发展、强盛的巨大能源所在。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又生动而深刻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对现代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唐诗、宋词中的名篇警句至今脍炙人口，元杂剧、明清小说中的故事、人物至今家喻户晓，其中所蕴涵的审美功能和认识功能历久弥新。因此，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容易为现代人理解、接受的一种文化形态，是现代人与传统文化之间实现沟通的最直接的桥梁，也是世界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佳窗口。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观念正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革，面对纷至沓来的现代科技和汹涌而至的各种思潮，人们仍能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无所不在的巨大力量。人们渴望了解这种无形的力源，于是，绚丽多姿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成了人们首要的注目之所。但由于各种原因所致，以往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诸多著作，基本上都是写给那些从事专业研究者的，其中承载了过于厚重的道德和伦理内涵，因而理论性太强，显得生硬枯燥，将文学史上生动活泼、充满人间喜怒哀乐的鲜活笼罩在了黑厚的布幕之下。通过这些厚重的学术著作，人们根本无法了解鲜活、丰润的中国古代文学。而那些林林总总的古代诗、文选译本，又显得过于割裂和琐碎，读者很难从中领略中国古代文学活脱的发展脉络。因此可以说，目前社会上很难找到适合于普通读者需要的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趣味性读物。于是，我们策划了这套“中国古典文学大众丛书”，这套丛书是向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史基本知识的图文并茂的大众普及性读物。我们计划分若干辑，内容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体裁方面的基本知识、重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流派、文学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第一辑计划推出十本，主要内容包括按照历史发展线索，介绍中国古代文学体裁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相关作家、作品对其产生的影响等，基本涵盖了传统学术话语里中国古代文学中最精彩、最具吸引力而又最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内容。

目 录

总序/1

引言/1

(一)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汉赋/1

(二) 汉赋兴盛的社会原因/3

(三) 汉赋发展的几个阶段/9

一 赋体物而浏亮——赋的文体特征与渊源流变/12

(一) “铺采摘文，体物写志”——赋的含义及文体特征/12

(二) 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赋的渊源流变/16

(三) 汉赋的几种类型/21

二 楚骚有遗韵/25

(一) 休养生息，曹规萧随——汉初社会与骚体赋/25

(二) 万古惟留楚客悲——贾谊赋作/30

(三) 汉初藩国君臣赋作/35

(四) 枚乘摘艳，首制《七发》——枚乘赋作/42

三 苞括宇宙，总览人物/48

(一) 兴废继绝，润色鸿业——西汉盛世与汉赋鼎盛/48

(二) 弹琴感文君，颂赋惊汉主——汉赋圣手司马相如/52

(三) 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东方朔与《答客难》/63

(四) 谁言雄主不多情——《悼李夫人赋》/66

(五) 士人的盛世之悲——两篇“士不遇”赋/68

(六) 音乐本无形，子渊妙赋之——王褒及其赋作/71

四 虽云模拟，不无新创/77

(一) 从衰落到中兴/77

(二) 扬雄词赋举天闻/78

(三) 红颜未老恩先断——班婕妤《自悼赋》/84

(四) 情悠悠而哀长——刘歆与纪行赋/87

(五) 京都赋的开创者——班固《两都赋》及其他/89

(六) 歌以咏言，舞以尽意——傅毅《舞赋》/97

(七) 藏身千年，始见天日——《神乌赋》/102

五 抒情小赋的崛起/105

(一) 汉末衰世与赋风新变/105

(二) 下笔绣辞，扬手文飞——张衡及其赋作/107

(三) 文同三闾，孝齐参騫——蔡邕及其赋作/113

(四) 散愤兰蕙，指斥囊钱——赵壹《刺世疾邪赋》/120

(五) 汉大赋的殿军——王延寿《鲁灵光殿赋》/123

结语：汉赋功罪谁评说/125

(一) 多识博物，有可观采——汉赋的认识价值/125

(二) 巨丽之美——汉赋的美学风貌/126

(三) “雕虫小技”还是“雅颂之亚”——汉赋的评价问题/128

(四) 汉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130

参考文献/133

后记/137

引言

赋，与诗、文、词、曲一样，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一种文体，在文学史发展上有过辉煌的一页。一些重要的文学选本，从南北朝时的梁萧统《文选》，直到后来的《文章辨体》等，“赋”都单独作为一类。从产生时间上看，作为与诗、词、曲并列的韵文，赋仅仅比诗歌稍晚一些，而远在词、曲之前，算得上是老资格了。从数量看，赋的数量有2万余篇，仅次于诗、词，与曲大致相当。赋对于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散文以至戏曲、小说等的影响，也远在词曲之上。因此，要全面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就不能忽视赋这一重要的文学样式。而说到赋，一般更易将其与汉代联系在一起，因为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汉赋”，这是与汉赋在整个辞赋发展史中的地位密不可分的。

（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汉赋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早在清代，学者焦循就说：“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近代学者王国维进一步阐发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

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国维是晚清以来极有影响的大家，其言一出，便流传开来，于是便有了与“唐诗”、“宋词”等并称的“汉赋”专名。

赋，与汉代联系起来，成为一代文学的专名，有其客观上的原因。作为两汉时期最有特点的文学样式，汉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汉赋的作者面广，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这段话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汉赋作者队伍的状况。在这些作者之中，除文人如贾谊、司马相如等外，还有王侯，如虞丘寿王，有史学家、经学家，如公孙弘、董仲舒等。可见，作赋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而不仅仅是个人的爱好。

其次，作品数量多。《汉书·艺文志》是记载西汉一代文献情况最为可靠的资料，它著录辞赋 106 家，1318 篇，除歌诗 28 家 314 篇，再除去荀子、屈原作品及杂赋，实有 73 家 900 余篇。东汉时期赋的创作，《后汉书》没有提供数据，但推测应当不少于西汉。这样估算下来，汉赋的数量保守说也有 2000 多篇。再从歌诗与赋的比例看，《汉书》著录的歌诗有 314 篇，与 900 余篇赋相比，只有其三分之一，显然，赋的创作数量要远远高出歌诗。

可惜的是，历经岁月的沧桑，流传至今的汉赋已经很少。据统计，今存汉赋作家 91 人（包括一位无名氏作者），有赋作 319 篇，其中完整或基本完整的约 100 篇，存目 39 篇，其余为残篇。

第三，汉赋地位重要。《史记》、《汉书》是记载西汉历史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两部史书，作者司马迁和班固均为汉代人，两部书中都有不少作家的传记，而许多传记的篇幅基本上都为传主的赋作所占据。如司马相如的传，《子虚》、《上林》两篇赋就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这说明，赋在汉代是士人显示才华、获得声誉的凭借，在司马迁、班固这样的史家眼中，赋作最能表现一个人的学识和才情，只有它才是足以传之后世、令作者声名不朽的东

西。古人有“三不朽”之说，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赋能够承载使一个人不朽的重任，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汉赋兴盛的社会原因

汉赋在汉代成熟并发展到极致，除了文体自身演变的规律外，与汉代社



刘邦像

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强盛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汉大赋的兴盛，与汉武帝时代恢宏的气势息息相关，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反映。汉代的繁荣富强造就了汉赋，汉赋也反映出了时代的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讲，汉赋的确可以说是“大汉的颂歌”。

首先，国家的统一富强，为赋家提供了创作的生活基础。

公元前 202 年，汉高祖刘邦经过长达 5 年的楚汉战争，战胜西楚霸王项羽，建立了西汉政权。汉初，由于连年的战争，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国力虚弱，只好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几十年发展，到文帝时，社会局面已有很大改观。1972 年发掘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墓主下葬的时间在汉文帝时，从墓中随葬的丰富与奢华程度看，其时的物质已经较为丰富，国力当已十分强盛。到汉武帝时，人口繁衍，经济繁荣，国库充盈。史书上记载，这时国库里的钱用不了，多年下来，串钱的绳子都腐朽了；国都粮仓的米谷，也是新的接旧的，一年接一年地堆积起来；牛马繁殖，遍布大街小巷，如果骑一匹母马去赴宴，别人都不待见。社会风气也十分清明，可



彩绘陶鼎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西汉兵马俑(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1号坑出土)
(选自王恺、葛明宇著《徐州狮子山楚王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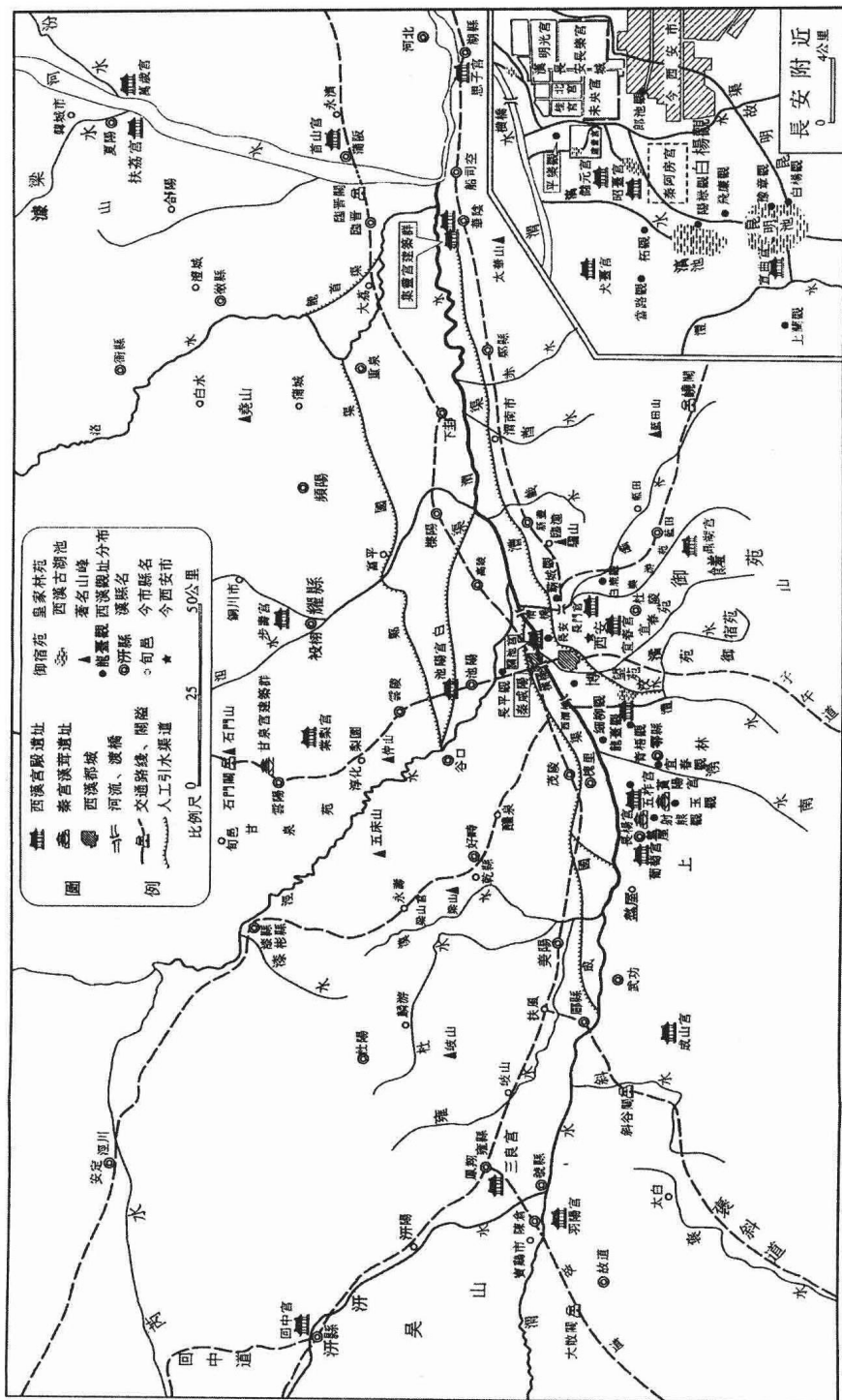
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汉武帝本就有好大喜功的毛病，有这空前的经济实力做基础，就更不加约束地大兴土木，兴建宫殿、苑囿，新建了富丽堂皇的甘泉宫、建章宫等众多的离宫别馆，扩大了上林苑，以供射猎之用。此外，多次巡游天下，热衷祭祀、封禅之类兴师动众的活动。汉赋的典型作品，以描写都城、宫殿、游猎等为主要内容，汉帝国强盛国力保证下豪华奢侈的宫廷生活，是创作的基础。舍此，汉大赋便是无源之水。只凭赋家的想象，是难以写出大赋中所描绘的那些宏大场景的。

其二，高昂的时代精神，需要一种张扬的文体。

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汉武帝在解除国内诸侯王问题后，北驱匈奴，东平朝鲜，南征南越，打通西域与西南夷，大大开拓了帝国的疆域，声威远播。汉朝疆域在武帝、宣帝鼎盛之时，北起河套、阴山山脉，东临大海，东北到朝鲜半岛北部，南达两广、越南北部中部，西南至云贵高原，西北拓展到帕米尔高原，幅员辽阔，堪称空前。

随着汉代政治军事的对外扩展，中外交流也随之兴盛，地理观念改变了，眼界开阔了，民族自信心得以充分提高，人们积极进取，都有一种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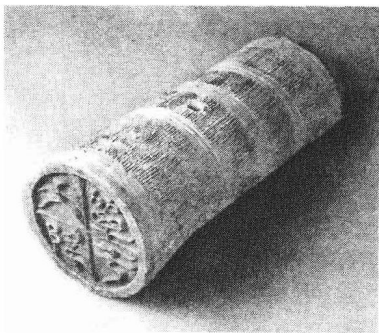


功、立大业、扬大名的雄心壮志，有“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大汉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就是胸怀天下、心有古今、崇文尚武的豪迈气概，其表现之一，就是为实现个人理想而百折不挠的勇气和毅力。无论文臣武将，还是匹夫匹妇，这种精神无所不在。这里举几个事例，从中感觉一下这种精神。

汉高祖刘邦 40 岁左右的时候曾到咸阳服劳役，看到秦皇帝，不禁喟然叹息说：“唉，大丈夫就该如此！”当时，刘邦已到中年，他还有取代最高统治者的念头，出口豪言，说明他还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

西汉的陈汤，是山阳瑕丘（今山东兖州东北）人，为人沉勇而喜奇功。建昭三年（前 36），他与西域都护甘延寿，率兵攻破长期与汉王朝为敌的郅支匈奴，斩获匈奴诸王将领 2000 人，大获全胜。在向汉元帝报捷的奏疏中，他慷慨陈词，誓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是何等雄壮的话语，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道出了大汉朝的自信和血性，是大汉精神的极佳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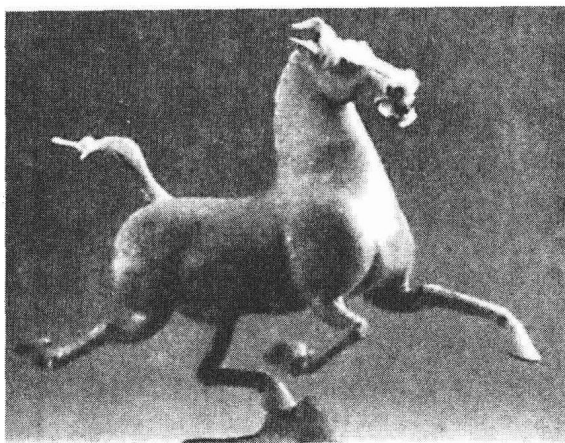
家喻户晓的“苏武牧羊”的故事，是大汉精神的另外一种表现。天汉元年（前 100），苏武奉节出使匈奴，因其副使参与匈奴内乱而被扣。匈奴贵族多方威胁诱降，被他严词拒绝。苏武被幽禁大窖中，饮食断绝，便吞食雪和旃毛充饥。后又被迁到荒无人烟的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羊，只能以野草野鼠为食。在被扣的 19 年中，虽历尽艰辛，但他始终坚信，能够回到中原，



“天降单于”瓦当
（1955 年内蒙古包头召湾出土）

回到汉王朝，因而持节不屈。昭帝始元六年（前 81），汉与匈奴和亲，苏武才得以回朝，此时已须发皆白。试想，如果没有超人的毅力，没有对汉王朝的信心与赤诚，如何能度过这非人的漫长岁月。直到东汉，班超还有“投笔从戎”的故事，留下了“大丈夫应当立功在战场”的豪言。

而文人如司马迁，则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虽身遭腐刑，隐忍



铜奔马(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

苟活，终于完成一代史学巨著《史记》，打通了中国 3000 年历史，在中华历史文化的认同上实现了“大一统”。鲁迅说：“遥想汉人多少闲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

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面对这种高昂的时代精神，四言诗已无能为力，铺张扬厉、容量较大的汉赋应运而生，已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也只有张扬的汉大赋，才能传达出时代的声音。

其三，帝王的倡导，时俗的爱好。

不能否认，在封建时代，文学的发展变化，与统治者是有很大关系的。汉代的思想文化气氛较为宽松，统治者中出现了不少爱好并提倡文学的人物，其中有武帝、宣帝、元帝、成帝、光武帝、明帝、章帝、灵帝等君主，也有梁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等。他们对辞赋多情有独钟，不仅自己时有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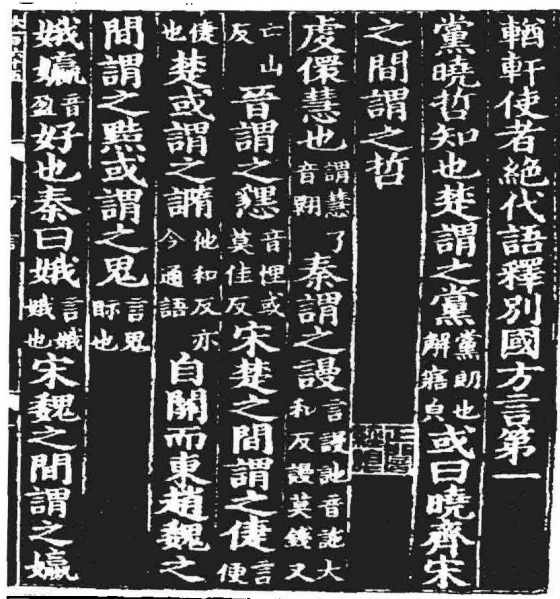
东汉击鼓说唱陶俑
(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3号崖墓石棺出土)

而且招致文士，诱以利禄。上倡下趋，辞赋创作便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受人追捧。

汉武帝是最早欣赏并创作汉赋的最高统治者。他不仅写过有名的《秋风辞》，而且，爱惜作赋的人才，有两件事足以说明这一点。枚乘，是汉赋名家，汉武帝即位之初，就迫不及待地要把枚乘接到长安来，下令用“安车蒲轮”前去迎接。所谓“安车蒲轮”就是把大车的车轮上裹上蒲草以防颠簸。可惜的是，枚乘已十分年迈，经不起路上的折腾，死于途中。汉武帝召见司马相如也颇有戏剧性。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著作权意识也不强，汉武帝第一次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时，以为此文作者早已作古，不禁发出了“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的感叹，恰巧武帝身边有一个叫杨得意的小官，是司马相如同乡，便告诉汉武帝此文是司马相如所作。武帝又惊又喜，很快召见了司马相如，并使其成为不离左右的侍从之臣。

汉宣帝也颇好辞赋歌诗，他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一改汉武帝对赋作家“倡优蓄之”的态度，对脸皮薄的文人是个不小的

的激励。在其他诸帝中，汉灵帝尤以思想解放，提倡有力，对汉代辞赋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灵帝嗜好文学艺术，善鼓琴、吹洞箫，执政时多选用在文学艺术上有所擅长者为官，一改以前偏重经学之士的风气，形成了“诸生竞利，作者鼎沸”的盛况。光和元年（178），汉灵帝还在洛阳鸿都门设立“鸿都门学”，集中了各地推荐的辞赋、书画等方面人才千余人。鸿都门学士以辞



《方言》书影(宋刻本)

赋创作等，在当时很受宠幸，不仅受爵加赏，其中 32 人还受到画像立赞的崇高荣誉。以如此力度提高文人的地位，前所未有，大大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

另外，汉赋的兴盛，与汉代文字学的发达也不无关系。汉大赋的特征之一是喜用古字、僻字，尤其是联边字的使用，增加了文章的视觉美，但都需要大赋作者具备坚实的文字学功底。而汉代字书确实发达，大赋作家多精通文字学，司马相如、扬雄、班固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字学家。扬雄有一部文字学著作《方言》传世，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急就篇》也是当时童蒙的识字读本，权威性的文字学专著《说文》、《尔雅》也均出现在汉代。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它对汉赋的兴起与兴盛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总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汉赋，其大兴于汉代，是时代的机缘，是汉代社会土壤上长出的一朵奇葩。而一篇篇绚烂华丽的赋作，也恰好是大汉威仪的一首首颂歌，成为我们体味大汉精神的最佳途径之一。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就说，汉赋“实际上是处在上升时期的积极有为的统治者直观地创造世界的伟大业绩的产物，是对汉帝国的繁荣发展所创造出来的美的世界的再现和赞颂”（《中国美学史》）。

（三）汉赋发展的几个阶段

汉赋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

第一阶段，自汉高祖刘邦建汉之初至汉武帝初年，约 60 余年。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流行的是“骚体赋”。当时大汉初定，百废待兴，如何迅速疗救秦末动乱造成的社会创伤，积极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是统治者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因而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分封在各地的诸侯王招贤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比较活跃。纵横之士和政论作家都加入到辞赋创作的队伍中来，像贾谊这样的朝廷命官和邹阳、枚乘一类的诸侯王宾客，构成了汉初辞

赋作家主要的创作群体。汉初辞赋今存 200 余篇，内容不外乎这三种：一类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如贾谊的《吊屈原赋》；二是咏物之作，如邹阳的《几赋》、羊胜的《屏风赋》等；三是叙事之作，如枚乘的《七发》。这其中以抒情写怀之作最为突出，代表了骚体赋的成就。在形式上，骚体赋也初步向汉大赋转变，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汉大赋的成熟。

第二阶段，自汉武帝初年至宣帝时期，也就是西汉中期，这是汉赋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汉赋有 900 余篇，作者 60 余人，大部分都属于这一时期，赋家辈出、题材丰富，成为汉大赋鼎盛的两个重要标志。在喜好辞赋的汉武帝、汉宣帝的激励下，一批文人聚拢到宫廷中来，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一个文人群体。他们的创作情况，《汉书·艺文志》有详细记载：朱买臣有赋 3 篇，吾丘寿王有赋 13 篇，司马相如有赋 29 篇，枚皋有赋 120 篇，严葱奇有赋 11 篇，倪宽有赋 2 篇，严助有赋 35 篇，司马迁有赋 8 篇。另外，像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等，也都记载了他们的著述。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当时辞赋创作的盛况。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西汉中期散体大赋，多数集中在畋猎和郊祀两个方面，内容多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方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虽然这些赋作也都有讽谏的目的，但它们更多的是起到了“宣汉”的作用，反映了西汉帝国强盛时的赫赫声威。

第三阶段，从公元前 48 年汉元帝即位起，至公元 88 年东汉章帝去世为止，共 136 年，辞赋创作仍以散体大赋为主，但已开始逐步向抒情化方向发展，《子虚赋》、《上林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其作品无法越出其范式，创造力明显不足，模拟前代赋家之风大盛，因此也有人将这一阶段称为汉赋模拟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扬雄和班固，他们因为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赋作还有自己的特点，尤其是班固的《两都赋》开创了京都大赋的先河，也为后世所效仿。

第四阶段，自东汉的中叶至东汉末年，属于赋风的转变时期。东汉的中叶以